

嘯楊

粉墨

嘯楊◇著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敦煌文艺出版社

嘯楊

粉墨

嘯楊◇著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粉墨 / 啸杨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2
ISBN 978-7-5468-0451-4

I. ①粉… II. ①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7327号

粉 墨

啸 杨 著

责任编辑: 董宏强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35 (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00 千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ISBN 978-7-5468-0451-4

定价: 2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作者简介

啸杨，原名：杨海峰，84年生人，祖籍甘肃，长居北京。作家，影视编剧，国文社指导。著有长篇小说《粉墨》《情却拴马镇》等，散文功底深厚，令人回味悠长。

粉墨

目 录

引 文	001
第一章 噩耗	003
第二章 恩在咫尺	013
第三章 感恩之源	025
第四章 拜师	034
第五章 生死营救	048
第六章 患难相依	058
第七章 双喜临门	071
第八章 为了活着	077
第九章 下一代	084
第十章 未知的旅程	091
第十一章 回家过年	101
第十二章 善意的谎言	108
第十三章 梦碎戏台	116
第十四章 紧急回京	124
第十五章 雪上加霜	132
第十六章 真相大白	141
第十七章 医者仁心	146
第十八章 痛苦抉择	157
第十九章 劝者我心	164
第二十章 最后的遗愿	174
第二十一章 夫妻一场	184
第二十二章 人生于此剧终	194
第二十三章 双音续情	207

引 文

客厅里，摆满了各种玩具，双音正在玩具堆里玩耍。蓝天指着一张全家福问儿子：“双音，看看，这都是谁啊？给妈妈说说。”

双音发着稚嫩的童音顺着母亲的手指依次回答：“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姑姑！”双音认完照片上的人后，蓝天抱着双音亲了亲。

这时，有人摁门铃，蓝天放下儿子就去开门，她顺着猫眼儿看到是卢一峰，就笑着开了门：“一峰，来了啊？”一峰手里大包小包的拎着许多东西，一边往里走一边往客厅里探望，嘴里还说：“双音呢？小家伙有没有闹腾啊？”

两人客气了一番后，卢一峰抱起双音，举过头顶，“双音，有没有想叔叔啊？”

蓝天急忙说：“一峰，你小心吓着孩子，每次来都一惊一乍的，这么大的孩子哪能经得起你折腾啊，快放下来，快放下！”卢一峰笑着这才放下双音。

蓝天就问双音：“双音，你看谁来了？”双音看了看似乎很冷静地说：“叔叔，叔叔！”蓝天故作不满意地又问：“具体点儿，哪个叔叔嘛？”双音看了看母亲，“一峰，一峰叔叔！”

卢一峰说：“你看你看他，跟林白一模一样，不管啥时候，不露声色，太冷静了！”

蓝天不仅有些难过，就把头扭到了一边。卢一峰自知自己说到了蓝天的伤心之处，站起身来：“蓝天，对不起！”蓝天摇了摇头就走到客厅一角摆放的脸谱旁边，顺手拿起一张脸谱。卢一峰也走了过去。

“林白戴着这个脸谱曾经照顾了我一个多月，而他的脸都差点毁容。”

卢一峰伸手拿过蓝天手中的脸谱，“这是常山赵子龙的脸谱。好了，蓝天，别想过去了，想想你和双音，你猜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什么惊喜了？”说着话，卢一峰就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蓝天看了看信封就问：“是什么？”

卢一峰就笑着说：“林双音已经两岁了，明年也该上幼儿园了，这是我给双音办的人园手续……”卢一峰就将信封交给了蓝天。

蓝天兴奋地打开信封仔细地观看，“谢谢你！一峰！”

卢一峰又从蓝天手里拿回了信封，“谢谢的话我就收回啦。”

蓝天微微一笑，“呵呵，一峰，真的，自从林白走后，你一直照顾着我们，我真的不知道拿什么感激你？”

卢一峰把手一摆：“蓝天，你看你还是见外，以后别这么说了，我卢一峰是个啥样儿人，我想林白在的时候你应该都知道了，见外的话以后就别提了，只要我卢一峰还喘气儿，我就管到底了，谁让我认识林白这么个混蛋呢，他不管，我管，我替他管……”卢一峰也难过地把头扭向一边，眼圈一度湿润。

第一章 噩耗

蓝天在给林白看完病后，两个人一前一后从医院里出来。林白一句话也不说，蓝天知道林白心里的纠结和痛苦。她看着丈夫颓废的背影，一股心酸也涌上心头。蓝天紧走几步，拉住了林白的手，林白回头看了看她，还是没有说话。但是林白的心里明白，蓝天用同样心痛的心情在安慰他。他深爱着这个懂事的女人。

林白勉强地笑了笑，然后钻进车的后排座，“今天你开车吧，我当一回你的乘客。”

蓝天钻进驾驶舱，启动汽车。她还是不太放心林白的情绪，于是回头看了看林白，她看到的是林白冲她甜甜的微笑，还有林白一并示意她开车的手势。蓝天勉强地微笑了下，当她启动车后，她的眼泪像窗外的雨，挡住了视线……车窗外有个雨刷器，而眼睛没有，什么也没有，她不敢擦拭眼泪，她怕林白会发现，她忍着，但是眼泪不会那么听话，因为眼泪就是在你的心情不听话的时候钻空子出来捣乱。她努力地挤眼，想把眼眶里的眼泪都挤出去。她甚至还担心会被坐在后座上的林白发现，发现自己的变化。

其实，林白看得一清二楚，他从反光镜里清楚地看到了妻子扑簌簌的眼泪，但是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知道，如果他提及起来，那只会放纵妻子的眼泪，而自己真的很不愿意看到或者听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再有任何哭泣。也许，这个时候，两个人彼此沉默才是掩饰内心伤痛的最好方法。

车子驶出了医院的地下停车场，拐了个弯，就上了主路。不知道是眼泪的缘故还是心情的缘故，蓝天一不留神，就差点撞上了右侧拐过来的车子，情急之下，蓝天一个急刹车，车子在瞬间戛然而止，林白机敏地上前抓住蓝天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紧地把车子的方向盘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车子稳住后，两个人面面相觑，似乎在等待任何一方的崩溃，但林白毕竟是个男人，他的脸上带着极为关切的神

情注视着这个受了惊吓的女人和她脸上还挂满了几许的可怜，林白有些心疼。而蓝天，她忍不住地扑了上去，抱住了林白的脖子失声痛哭。

林白长叹一口气，安慰蓝天：“是不是吓到了？”

蓝天只是一个劲的哭，她咬着牙摇着头，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林白给她擦了眼泪，托着蓝天的脸，嘿嘿地傻笑。蓝天在林白的脸上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他依然保持了以往的平静，似乎一切正常。蓝天以为自己刚才做了个噩梦，她偷偷地用力掐了一把大腿，竟然疼得直咧嘴。而她接着被林白的病疼到了心里最深处，她的脸上立刻又挂上了一层秋色般的落霜。

林白就哄着蓝天说：“没事，专心开车！让别人看见了以为咱们在玩车震呢！”

“讨厌！”蓝天就喜欢林白幽默地冲她开玩笑，林白的幽默其实是她开发出来的，她第一次见林白的时候，林白深沉得像一块寒铁，是她这个铁匠把这块含铁打磨成了一把可以闪光的宝剑，时刻守卫着自己的心情。

此时此刻的幽默虽然逗笑了蓝天，但是蓝天怎么也无法真的开心起来。

林白下了车走到车窗前，拉开车门说：“下来吧，去乖乖坐后面去，要不然我担心咱俩今天都回不了家。”

蓝天回敬了一句：“乌鸦嘴，讨厌！”但是，蓝天还是乖乖地坐到了后座上。林白开着车，一路上，两人像是冻冰了的雪糕，虽然彼此觉得很甜，但是过于冰冷都不敢咬上一口，哪怕是舔上一口。

也许是过于冰冷，林白就说：“我们去吃火锅吧，好久没吃火锅了。”

蓝天淡淡地说：“不去！”

“为什么不去啊？火锅不是你的最爱嘛！”

蓝天生气地说：“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林白就笑着逗蓝天：“不去是吧，不去我去，有本事你从车里面飞出去。”

蓝天装作冰冷地说：“飞就飞，我从车窗里飞出去。”边说边摇下了车窗玻璃，拉开架势就要往下跳。

林白从反光镜里看见了，他急忙一个急刹车，回过身就冲蓝天喊了一句：“你有病啊你！”

蓝天也怒喝了一句：“你才有病呢……”蓝天的话没有完全喊完，后面两个字显然没有了底气，声音的分贝明显降低了很多。蓝天忽然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她知道老公是个自尊心极为强烈的男人，她知道她这一句肯定会伤痛了老公的心，可她已经说出来了，她后悔得很，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她痛恨的恨着自己，一边观察着林白的情绪。

毕竟还是蓝天了解林白，果不其然，林白听到妻子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的那道防线终于倒塌了，内心的绝望和伤害一下子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随着他体内的血液开始流遍全身，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不曾有过的恐

惧和无助，那一刻，他的整个大脑腾空了所有的东西，空荡荡的，只剩下医生的那个宣判书。

他甚至遗忘了妻子的存在，觉得世界瞬间远离了自己，他转过身，渐渐地向远处走去，走的时候，不论是身边飞驰的汽车，还是冲自己叫嚣着的鸣笛，其实最主要的是身后那更加伤心的呼喊声。蓝天一直在呼喊，她喊着林白的名字，可是，林白哪里听得到，他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

蓝天哭喊着追了上去，从身后抱住了林白：“林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原谅我……不……我不希望你原谅我，你心里要是难受你打我一顿吧……林白……别这样丢下我，我害怕！”蓝天哭成了个泪人，而林白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他用力咬着嘴唇冷冷地站在原地，被蓝天抱着。

路上行人开始围观起来。林白趁机挣脱了蓝天，大步走去，头也没回。

蓝天瘫坐在地，摇着头，嘴里喃喃地说：“老公，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会扔下你的，请你相信我！我就是你头顶的这片蓝天……”有路人上前搀扶起蓝天，蓝天礼貌地冲人家点头致谢。

扶起蓝天的阿姨就说：“孩子，你们这是怎么了？他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快别难过了，有话回家好好说。你也别生气，这男人啊，多少都有些牛脾气，我儿子也这样，天天跟他媳妇闹别扭，看你们都是文化人，有事好好商量，千万心里别赌气，万万使不得……”阿姨说这话时伤心流泪起来，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黯然离开，似乎带着一些未曾解开的伤痛。蓝天看见这位阿姨转变的情绪，让她感到了更为感动的画面似乎会在将来上演。

林白已经到了马路对面，他招手打了一辆的士，扬长而去。

蓝天焦急地望着马路对面，这时，又有位同龄的女人对她说：“他打车走了，你快去追吧！”蓝天仓促地点点头谢过，便赶紧开车追了上去。蓝天的车超过了好几辆的士，她仔细的检查的士上是不是有林白，可是都没有发现哪辆车上有林白，她心里更加的忐忑不安起来，最后一直追到八达岭高速路的出口，也没有发现一辆的士上有林白。蓝天在八达岭高速上绕了个圈然后驱车回了市区。她想，是不是林白自己打车回家了呢。

家里空荡荡的，根本没有林白的影子，她细心地检查了门口的鞋子，还有沙发上的抱枕，她甚至连洗手间都去找了，也没有发现林白有回来过的迹象。

她愈加着急，心跳动得更加剧烈，似乎将要飞出房间。她担心林白会出事，可是自己又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慌乱中，她竟然忘记了给林白打个电话，想到这里，她才急急忙忙地掏出手机给林白打了过去，手机里传出的是等待接听的声音，只是没有人接听，一遍，两遍，三遍，手机一直没有人接听，蓝天担心到了极点，她甚至已经无法承受这种从未有过的担心，而她却寻找不到那个自己深爱着的男人。她开始悔恨自己那句没有经过大脑的话，可一切都晚了，自己的老公找不到了。

她焦急地在家转圈，这一刻失去了林白的消息，她感觉自己无法生存，以前都是老公默默无闻地安排着自己的一切计划，可如今，自己把老公弄丢了，她害怕地坐在沙发上抱着抱枕，像一只受伤的猫。

突然，蓝天的手机响了，蓝天看都没看就接了：“老公，你在哪里？”

对方迟疑了一下才说：“对不起，女士，我不是您老公。”

蓝天这才听出来声音的确不是老公林白的声音，她急忙道歉：“哦，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我……”她却说不出下面的话了。

对方就说：“请问您是蓝天吧？”

蓝天点头答应：“是，我是蓝天，不知您是？”

电话里传出：“我是药房的值班人员，今天您是不是来取过‘力如太’？”

蓝天急忙答应道：“对啊，对啊！怎么了？是不是有药了？”

药房的工作人员又说：“有一样药药房刚才弄错了，药有，你可以随时过来去拿药，记得还拿着医生开的方子。”

蓝天急忙谢道：“哦，好的，我这就去抓药，谢谢！”

“不客气！”对方挂断了电话。

蓝天再次拨打了林白的手机，这一次手里传出的是关机的声音，蓝天知道，这是林白故意关机的，也许林白这会不想接听电话，她总是那么理解的爱着自己的丈夫。

蓝天又开车去了医院。要不是看见萧瑟的树叶还以为这是春天，蒙蒙的细雨遮挡了很长一段视线。蓝天裹紧了外套，看了看远方模糊的马路。

一路之上，蓝天满脑子的都是林白的影子，林白那个让人揪心的背影，她不知道林白去了哪里，她担心林白会出事，但是她不知道怎么办？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之前夫妻甜蜜的生活让她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小女人，贤惠善良的她让林白对她是恩爱有加。当此时此刻，她想自己应该学着林白的样子去照顾自己那个深爱的男人，可是她无从下手，她不知道应该怎么照顾林白，至少先照顾好林白的心情，她悔恨的是自己连这一点也做不好。车上，她恼怒地拍打着方向盘，车子不时的倾斜偏离白线。

可她哪里知道，照顾一个人的生活起居算不了什么，那无非是体力上的行为而已，而去照顾一个人的心情，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她觉得照顾好林白的心情应该不难，可是她哪里知道照顾一个人的心情那将是多么费神的一件事儿，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各异的，谁又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呢，就算是蓝天和林白。

到了医院，蓝天停好车，她匆匆找出方大夫开的药方一边往药方跑去。没想到正好碰上方大夫。

方大夫愣了一下，“你好，你是林白的……”

她抬头看了看才发现是方大夫，就急忙回应：“哟，方大夫，你好你好，这么巧啊，我是来给林白抓药的。”

因为方大夫已经为蓝天看过一次病了，是由于几年前的事儿了，此次又给林白看病，相互还是有点印象，也有点感情。再说，方术生和林白他们的关系也是有一些渊源。

方大夫在转身时迟疑了一下，又回转身说：“没事，以后别客气，这是我的责任，你老公的病以后我会尽力而为的，对了，他的情绪现在怎么样啊？一定要让病人保持舒畅的心情。”

蓝天有些迟疑，但随后还是说了：“林白他不知道去哪儿了，我也找不到他。”

方大夫有些惊讶，他凑上前，“啊？怎么回事？”方大夫的脸上刚刚泛起一丝疑云，但是他很快就转变了话题：“应该没事，你别担心了，我想是因为他心情不好，一时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但又不想让你看见他那个样子，所以就一个人躲起来了，等他心情好了我想他就会回家的，你也别太在意，多多理解理解他，好好照顾他，没准会有转机的，千万不能放弃，回去告诉林白也是，千万不能放弃，好了，你赶紧给他抓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还有，一定要按时来检查，不能马虎！”方大夫嘱咐完就跟旁边的收费窗口要了张纸，写了自己的电话交给了蓝天，“再见！”

方大夫一边走着一边思索着蓝天所说的林白不见了的事，他回头看了看蓝天，蓝天还站在原地，手里拿着他给写着自己电话的纸，他看见蓝天的时候，蓝天正好也抬头看了看他。方大夫很不自然地向蓝天招了招手，然后就上了楼。

蓝天见方大夫走了，她取了药就离开了医院。

林白上了的士后，他对司机说：“师傅，哪儿不堵车往哪儿开。”

司机有些疑惑，回头看了看林白，想说什么，但见林白的表情和神色后欲言又止，只好随声应了句：“哎！”

秋天的城市一如既往地萧瑟，北京也不例外。风一吹，残叶乱舞，有一片落叶贴在车窗玻璃上，林白摇下玻璃想从外面捡起贴在车窗玻璃上的树叶，但是当车窗摇下后，那片叶子就掉落了，林白又摇上玻璃。这一小小的细节，司机看在眼里，着实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他不时地侧头看看林白，心里也一直犯嘀咕。

一场秋雨一场寒。窗外下起了雨，雨很小，还不至于司机师傅打开雨刷器。林白觉得这雨下的真不是时候，他讨厌此时此刻下雨，让他原本充满惆怅的心情一下子又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那窗外的小雨搅和在一起，像那沼泽地里的稀泥，他不耐烦地闭上了眼睛。

也许是司机觉得气氛有些尴尬，“这叫什么天儿啊这，好端端的下什么雨啊，真是的！”司机似乎理会了林白的意思，他符合了林白的心情，说出了这句话后，又侧头看了看林白。

林白这才开口说话：“是啊，这雨下的真不是时候。”

这是林白上车后的第二句话，司机见林白终于开口说话了，便有些兴奋，像是一个憋了好几年的没说话的人一样，他摇头晃脑地开始唱起了京剧：“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司机唱得很带劲。

这一唱，让林白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减轻了不少，他坐起身子也跟着司机开始唱：“哈哈哈哈哈……”林白这一唱不要紧，这让司机开始刮目相看，他惊讶的侧头看着林白半天没说出话来。

林白的一嗓子哈哈大笑，似乎笑出了他心中所有的伤痛，一下子也就精神多了。

可是司机却开始好奇的看着林白说：“你唱得真有感觉啊！”

林白只是微微地笑了笑，随口说：“呵呵，闹着玩的。”

司机却摇着头把嘴一撇说：“嗯，不不，我看不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练过，这一嗓子可不是一般人儿能喊的出来的，我说哥们，你是不是唱京剧的啊，就这一嗓子，绝对够一京剧演员的水准。我比你大哈，叫我一声哥哥不为过吧，我给你说哈，哥我见人多了，什么人儿我一眼就能看出个十之八九，不瞒兄弟说，就打你一上车那气质，哥我就觉得出来你不是一般人儿，要么你说随便儿走我乐意拉你呢，换一般人儿我眼根儿就不搭理的，不过，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这心里头有事儿啊，这儿没外人，你跟哥说说，老哥帮你分析分析……”司机开始打开了话匣子，说个没完没了。

还好，林白的手机响声打断了司机的话，林白看了看手机，手机是蓝天打来的，他当然知道，蓝天的电话没有署名，但是他记得最真切。林白有个习惯，就是能记住的电话号码从来不会往手机上存，就连自己的妻子蓝天也不例外，蓝天的手机号码也没有存在手机上，因为那是刻在心底的一组数字，他不可能遗忘的。

手机响的时候，林白不接电话的举动让司机更加的猜疑，司机也不敢再多说话，而是静下来听那不间断的手里铃声。司机觉得奇怪，“怎么不接啊？”

林白看了一眼司机并没有回答，而是在手机铃声响断的空隙关掉了手机，司机觉得不对劲，就问：“你这是要去哪儿，我们都开出一阵子了，这都快到永定门了。”

林白迅速地回答了司机的话：“那我就去卢沟桥。”

“好嘞！”司机加快了车速。

小雨已经逐渐有了气候，司机不得不打开雨刷器。林白看着窗外忽闪忽闪的雨刷器，惆怅如秋天的这场雨。

“兄弟，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专业唱戏的？”

林白忍不住开始大笑起来，这一笑更让司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

看着林白笑，乐呵呵地笑着说：“我说兄弟，你这是咋了？”

“没事，只是觉得刚才那一嗓子喊出来心情都好多了。要不咱俩再来一段？”

司机这回开心坏了，“好啊好啊，那我们就来一段‘沙家浜’。对了，你唱谁啊？”

林白想了想就说：“我唱阿庆嫂吧，我觉得你的嗓门适合唱刁德一。”

司机听完更是哈哈大笑：“好好好，我就来一回刁德一。”说着话，司机就已经开始唱上了：“这个女人那，不寻常。”

林白（阿庆嫂的戏词）：“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司机忽然停住了，他问林白：“胡传魁没人唱了啊，咋整？”

林白呵呵一笑说：“我唱吧，你就唱你的刁德一，其他的我都唱了。”

司机点了点头，刚要唱，似乎又想起什么，就对林白说：“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唱京剧的啊？怎么这阿庆嫂的音都唱得这么像？”

林白没有理会司机的问话，就接着唱胡传魁的词：“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然后又是阿庆嫂的词：“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司机也赶忙接上：“抽烟。胡传魁：（白）人家不会，你干什么？”

.....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汽车奔驰在马路上，秋风一边扫着落叶，秋雨一边骚扰着雨刷器，雨刷器动作迟钝又缓慢地刷洗着车窗玻璃，林白看着看着就觉得那两只雨刷器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像庄稼地里的黄牛一样，吃力不讨好的还得挨鞭子。

司机在永定桥上放下了林白，这时，林白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从来都是这样，出门都是蓝天带钱，林白从来都不会装钱出门，除非是单独行动的时候，蓝天才会特意准备好他出门需用的钱。而这次来医院，也是蓝天同行，所以，钱也就自然在蓝天身上了。林白翻了一遍兜，晦气地坐在副驾驶上叹了一口气。

司机看出了端倪，他为了不让林白尴尬，就说：“没事，没事，没有就没有吧，估计是出来匆忙也忘带钱了，看你也不像那种捡便宜的人，再说刚才就凭你那儿嗓子，我这省的跑场子里听戏了，就当我花钱去听戏了。你也别找了，这钱我不要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我也要赶回市里了。”

林白临下车前从怀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了司机，然后对司机说：“这次算我欠你的，以后有机会我来补给你，这有我的电话，改天你打给我来找我，我要钱就是。”

司机开心地地点着头，目送林白下了车。司机这才看名片，名片上写着：“国家京剧团一级演员——林白。”司机这下傻眼了，他猫下头看着外面渐行渐远的林白，先是惊讶不已，然后就露出了傻傻的笑容，像个老顽童。

初秋的夜晚风吹的林白只打冷战，他沿着卢沟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当他站在桥头上望着远方的灯火正在暗自伤神的时候，桥头的一侧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一位，就冲林白喊：“我说，兄弟，你这么晚了在这干嘛呢？”

林白定睛一瞧，原来是刚才打车的司机，“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觉得不对劲呢，这儿也不是小区，又不是白天，你说你一人儿大晚上的上这儿来，我越想越不对劲，就返回来了。没想到你还在这儿站着呢。”

“我是来随便看看，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

司机师傅就猜测，“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跟我这叨咕叨咕，也许心情会好点，要不我拉你到城里繁华的地方转悠转悠，没准看看夜北京心情会好很多。咱北京的夜景要比那上海的夜景好多了。”林白似乎有些动心地看了看司机。司机就更加热情地白活起来，司机一摆手说：“走吧！再晚这里都没车了，再说了，这大晚上的，刚下过雨，夜里会冻死人的，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我先拉你回市里。”司机说着硬是拉着林白上了车，林白拗不过也就顺从了司机的意愿。

司机的话也的确在理，晚上很少能在卢沟桥这边打到的士，如果不是司机，也许林白真的要在这里过夜了，当然，他也可以开机给蓝天打个电话。

蓝天正在家里坐立不安地打着林白的电话。自从刘老师去了新加坡，林白和蓝天在北京就没什么亲人或者可靠的人了，当蓝天遇到这样的遭遇后，她不知道是大哭一场呢还是坚强的面对呢，她想了半天，决定还是去找林白，她在橱柜里帮林白找了一件厚点的外套，然后关上灯出了门。往日幸福的家里，此时此刻，两个人各在一方，完全没有了家庭的那种温暖，而更多的是行走在两个人之间的许多辛酸。

蓝天首先想到的就是剧团，她拿起电话想给剧团打个电话，但是想了想，又觉得太晚，打了也没人接，她就开车直接去了剧团。门卫的保安见是林白的妻子，就直接放了进去，蓝天也没有向保安多问一句有没有见过林白来过，她似乎坚信林白就在剧团。

也许，这就是夫妻心灵之间的一种沟通吧，蓝天的镇静似乎在这一刻体现了一个伟大女人将要开始她辛酸的见证了。

果然，在剧团的演播大厅里，林白一个人坐在前排的座位上，听着那咿咿呀呀的京剧。

剧团的演播大厅其实是个礼堂，能容下一二百人的一个大礼堂，平时他们在这里排练、演出等，也会定期在这里举办几场演出。

礼堂里灯火通明，只是空荡荡的，只容纳着林白一个人的时候，礼堂似乎依然有些孤独，他将播放的京剧传到了四处的墙壁上然后像荡秋千一样荡着玩。林白听着京剧思绪万千，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上这种怪病，他不敢想象事实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梦，将开始在他的人生里上演。

门吱扭扭地打开了，林白似乎根本没有听见门开的声音，他坐在原地一动不动。蓝天轻轻地走到前排来到了林白的眼前，她看着林白憔悴的样子，心疼！她想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她不能哭，她忍住内心比林白甚至还要痛苦的感觉叫了一声：“林白！”

林白微微抬起头，注视着蓝天。其实林白知道推门进来的人，除了蓝天，不会再有人来这里，林白可不信牛鬼蛇神，他想着一定是蓝天找来了。当蓝天接近发抖的声音叫出来的时候，林白的心如刀割，他心疼自己的妻子蓝天。自从医院里出来，自己冲动地离开蓝天，到现在蓝天找到自己，已经过了整整十二个小时了，他没有和蓝天说过一句话，他想着蓝天一定会急疯了，他心疼这个善良贤淑的妻子，心疼得要命。

当妻子站在自己的面前叫他时候，那一声彻底叫碎了林白的心，林白站起来紧紧地抱住了蓝天，蓝天这才放声痛哭，“林白，你想吓死我啊，你不是说每天都要陪着我嘛，你怎么忍心扔下我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忍心啊……”蓝天哭着摇晃着林白，林白挤了挤眼泪，紧紧地抱着蓝天，抚摸着蓝天的长发。哭声回荡在礼堂里，四处纷飞。哭泣的同时，还有那不曾因为有人哭泣而停止的京剧唱腔，京剧依然坚定有力地唱着，但是在蓝天的哭声下，似乎变得有些疲软，林白都听不见其他声音了，他只能听见妻子伤心的啼哭声。

蓝天的委屈全部发泄出来后，她也看到了林白眼角的眼泪，蓝天用手擦拭着林白的眼泪勉强地笑道：“林白，我们回家吧！好吗？”蓝天要求的语气里夹杂着恳求的成分，这让林白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他点了点头，这才发现，蓝天已经给自己披上了暖暖的外套。林白拥着妻子走出了礼堂……

回到了家里，蓝天并不是拥入林白的怀里，而是拉着他的手坐下，心平气和地说：“你坐会，看会电视，我去给咱做饭去。”林白并没有说话，蓝天并不是在试探林白的意思，她是认真的，她想这个时候林白最需要的是自己的安慰，蓝天理解的安慰不是钻进林白的怀里痛哭，而是这个时候能用真真切切的行动让林白感觉得到生活依然在继续，而不是因为他的病情就停止了某些生活的规律，她努力地将自己的心情调整到早上七点钟，做好了新一轮的战斗。她深爱这个才华横溢的男人，当然，她爱林白并不是因为单纯的才华，而是林白靠得住，自己算是个孤儿，但是林白把自己当成了生命一样对待，她很感激这个目前心情极差的男人。

饭桌上，两人似乎各怀心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但是不说话总归是不行的，蓝天就问林白：“林白，刘老师这两年可好啊？”

林白一边剔除鱼刺一边说：“嗯，挺好的，那天我在团里还接到他的电话呢，他还问你了呢，我说都挺好的！”

蓝天心事重重地“哦”了一声。

林白就问：“是不是想他们了？”

蓝天就开始叹气：“是啊，我是他们拉扯大的，刘老师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每当想起来，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儿啊！”

林白就安慰妻子：“别想那些了，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看刘老师，

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蓝天瞪着眼睛问林白：“真的啊？”

林白点着头说：“假的！”

蓝天就泄气地埋怨：“你骗人！”

林白接着说：“才怪呢！”林白看着蓝天的表情不仅哈哈大笑起来，蓝天知道又被林白耍了，就生气地拍打着林白，但是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她急忙停下了手说：“你说的可是真的啊？！”林白说：“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假话吗？”

蓝天想了想点头说：“嗯！那倒也是！好，那就一言为定，到时候我们制定个出行计划。”

林白说：“好，不过制定出行计划那可是某些人的拿手菜！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

晚上，林白躺在床上看书，蓝天给林白准备好了药，“把药吃了吧！”林白看见药情绪又发生了轻微的变化，蓝天急忙又说：“还是吃了吧，林白！”蓝天叫了一声林白的名字意思是唤醒林白，也是给林白心里的一种支持。

林白能听懂妻子话里的含义，他就接过水杯吃了药。林白就说：“我想打鼓了！”

“据我了解，你刚进剧团打击的那个鼓起源于民间祭神，它叫什么来着？”

“单皮鼓！也有叫凤阳鼓的。”

蓝天说：“对，好像萨满法师施法的时候也敲这种鼓，哈哈……”

“单皮鼓的形式很多，祭神的形式也不一样。萨满用的乐器也不止单皮鼓一种，还有长号和一些其他的打击乐器等。”

“反正我看他们做法的时候就敲和你那个一模一样的鼓，当时我还在想，剧团里也用这种鼓啊。”

林白解释说：“喇嘛教跳鬼称‘萨满’（藏语），蒙古跳神称‘波’，汉族跳神称‘跳大神’。你说的也没错，它们的伴奏乐器都是单皮鼓，用手或木槌敲击，边跳边唱边舞……”

蓝天听着听着就有些犯困了，林白还在睁着眼睛想自己病情的事儿，他想叫醒身边的蓝天，但是又看见蓝天拉着自己的胳膊已经睡着了，就又不忍心叫，他就一个人想着自从自己到了北京所发生的那些事儿。